

更新书架

《东方历史评论》



许知远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5 月

双月出版的杂志书,倡导“历史的、批评的、审美的”。第一辑选取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案为专题,多角度梳理了事件细节和当时主要人物对此案的参与及观察评论,再现民初纷纭复杂的政坛斗争情形,并深入追问:为什么对宋案的处理会最终影响历史的走向,最终导致民初共和尝试的失败?寻找百年共和失败的密码,领略重大转折关口历史的运转机理和脉络,宋案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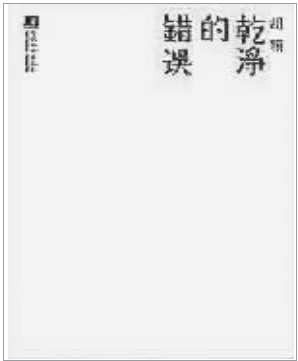
《家族合照》



周志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5 月

回忆录第三部围绕家族记忆展开,“家族合照”写家人姐妹,“竹篱内外”写眷村生活,“余光”写成长记忆。周志文善于透过小人物的命运来展现大时代氛围,书中所记,无论是与亲人的疏离关系,还是眷村人物无言的悲凉人生,都反映出台湾戒严时代的不安气息。

《干净的错误》



胡颖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年 6 月

看过很多胡颖的设计,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干净是印象之一。搞设计的人,最大的好处就是留下特别多的痕迹,而如果是有心人,这些痕迹就会成为人生一道难得的风景。一路看下来,这些“干净的错误”正是最被我们忽略的东西,而恰恰是最值得珍惜的。好吧,我们现在开始学会留下点什么。

两个伟大诗人,一段心的岁月

20 世纪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与恋人英格褒·巴赫曼书信首次出版,既是两位诗人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朋友关系和人生、创作历程的记载,也是战后德国文学的见证,更是与政治历史背景有广泛关联的个人档案。

保罗·策兰(1921 年~1970 年)和英格褒·巴赫曼(1926 年~1973 年)于 1948 年 5 月在维也纳相识并相爱。然而,维也纳对策兰而言只是一个流亡中转站,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他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后来的 20 年,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策兰与巴赫曼,代表着德国战后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几年前,德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策兰、巴赫曼书信集的出版。书信集名为《心的岁月》,出自策兰《科隆,王宫街》一诗的首句,共收入两位诗人自 1948 年 6 月至 1967 年 7 月整整 20 年间的 196 封(件)书信、电报、明信片及作品赠言,其中包括了策兰寄给巴赫曼的 90 封(件),巴赫曼寄给策兰的 106 封(件)。另外,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的男友弗里希的 16 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吉赛尔的 25 封相互通信。这部书信集根据出版惯例,要到 2023 年才可以问世。为了满足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苏尔坎普出版社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于 2008 年 8 月提前出版了。

这些书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仅是两位诗人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朋友关系和人生、创作历程的记载,也是战后德国文学的见证,是与政治历史背景有广泛关联的个人档案。这一切,正如德文原版的《诗歌的信件秘密——诗学后记》所言:“巴赫曼与策兰的爱情关系是 1945 年后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通过这本通信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这是关于奥斯维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在这《心的岁月》里,常常是巴赫曼不停地写信,而策兰保持沉默,或是只寄上“一小罐蓝”(见策兰 1953 年 3 月在寄赠巴赫曼的诗集《罂粟与记忆》上写的赠言)。但他们都从对方那里吸收了思想、激情和灵感,对彼此的创作和翻译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我窃取了你的龙胆草,因此拥有金菊花和许多野苜蓿”,策兰致巴赫曼)。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各自的“存在与死亡”深刻相关。当然,这种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 and 对话,也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对这种“爱之罪”,策兰自己有诗为证:“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翘起的嘴巴》,1957)

也许,这就是命运:他们只能作为两个独立的诗人相处,但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1951 年 11 月,策兰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版画家吉赛尔,并于一年后成婚。1952 年 5

月,他和巴赫曼一起参加了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巴赫曼在信中嘱他一定要带上《死亡赋格》朗诵)。同年,他的诗集《罂粟与记忆》在斯图加特出版,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很快在德语世界产生了广泛、重要的影响。

1953 年也是巴赫曼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以《大货舱》等四首诗获四七社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新星成为西德《每日镜报》的封面人物。同年 12 月,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延期偿还的时间》,之后她辞掉了电台的工作,和音乐家亨策到意大利的伊夏岛居住。1955 年,策兰在西德出版了诗集《门槛之间》。1956 年,巴赫曼的第二部诗集《小熊星座的呼唤》出版。他们各自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引人瞩目的高度。

策兰和巴赫曼一起,经历了这样一个激发着他们的诗的年代。

1970 年 4 月 20 日夜,策兰从桥上跳了下去!

就在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后不久,巴赫曼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马利纳》的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结束了,因为他在被押送的途中溺死于河里,他曾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策兰之死无疑也加深了巴赫曼的痛苦和精神抑郁(多年来,她一直靠药片来缓解她的抑郁症)。1973 年 5 月,巴赫曼到波兰巡回朗诵,特意拜谒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受难处——她在那里是否想到了策兰?肯定。就在同年 9 月 25 日晚,巴赫曼死于她自己在罗马寓所的一场突然的火灾,年仅 47 岁。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或者说,它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结束。

(王家新)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  
[德]保罗·策兰 [奥]英格褒·巴赫曼 著  
王家新、芮虎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是时候检讨“执行力”了

伪“执行”、伪“执行力”坑了一代中国企业。这样说,并不是在耸人听闻。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所著的《执行》引进到国内出版后,掀起了讨论“执行”、“执行力”的热潮。许多企业领导者似乎找到了破解经营困境的突破口,那就是抓执行——销售不理想,抓执行;研发不理想,抓执行;团队不团结,还是抓执行;战略落后,靠执行;后勤保障出状况,继续落实执行……执行好像成了万金油、无所不能的通用药,意思是说,企业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执行、执行者(中低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如果执行水平高,可以化解企业经营中的其他一切问题。

不仅如此,在“执行”、“执行力”基础上,企业界和社会上还流行开来一些口号,“无条件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心态决定一切”,等等。这些口号进一步迎合不少企业领导者的妄自尊大。企业战略和经营思路的问题,也可以推到执行环节,拒绝接受解释,要求员工承担本该由决策者和中高层管理者承担的责任。这样一来,许多规模其实并不大的企业也出现了“大企业病”,企业对优秀员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弱;企业现有的员工队伍也显得很不稳定,稍有能力的人成天想着的不是干好工作,而是尽快“脱离苦海”,找个靠谱的公司发展。

在著名管理学家姜汝祥看来,一味地强调“无条件服从”、“没有任何借口”、“心态决定一切”的执行力,是“虚假执行力”,非但无益,而且很有害。首先,无条件服从的执行,只适应于代工生产时代,也还暴露出多方面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不强调员工智慧、不鼓励员工参与,在今天的品牌创造时代可谓一无所用。其次,只强调员工执行责任,无形中回避了对决策和战略质量的考察,是一种经营管理中的偷懒态度。第三,只强调员工心态,往往意味着对制度和流程的忽略。第四,以团队利益、需要为由压制个人利益和需求,背离了真正的团队精神,无法形成团队战斗力和凝聚力,与持续高效执行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姜汝祥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并构建“执行”、“执行力”。在他所著的《新执行》一书中,阐述了“新执行力”的本质:从小农的、以人情为核心的江湖型组织,进化到以职业为主,讲规则、讲法治、讲究职业化、讲究职业经理人的体系。而在这个新体系中,要获得高效执行的结果,需要选对合适的人使得用人所长变为现实,让工作变得快乐起来,由此来充分调动员工的参与能动性。

新执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客户满意的结果,由此反推到企业各层级、各岗位、流程各环节,都应以客户价值、利润贡献而非企业领导者主观好恶来衡量。姜汝祥在书中阐释了他总结的新执行 48 字真经:第一,执行的 8 字方针,认真第一,聪明第二;第二,执行的 16 字原则,结果提前,自我退后,锁定目标,专注重复;第三,执行的 24 字战略,决心第一,成败第二;速度第一,完美第二;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所谓认真第一,是指企业经营应以事实与数据为基础,讲究科学的制度与流程,要有客观的态度;“结果提前”是指对客户价值导向的细化;“决心第一”要求减少无谓讨论,要在执行中纠错。

姜汝祥指出,新执行体系构建过程中,企业领导者容易犯下七大错误:完美强迫症、奖励错位、眼睛里只有明星员工、不分重点、过早乐观或悲观、不放弃任何机会、迷信创新。这七大错误的驱动下,员工越积极执行,就必然遇到越多无法破解的问题、跨越的障碍,最终形成所谓执行力低下的结果,企业领导者还可能就此加大执行资源的投入、更严格的加强考核,也无法获得预期成果。

(郑渝川)

《看得见风景 望不见爱情》



记者写书多的是,但整天和书为伍的书媒记者,写书的却不多。资深书媒记者孙小宁是个好榜样。他的状态让人羡慕,几年来一直在做减法,尽量少参加发布会和各种活动,多一点时间安静看书、观影,写自己喜欢的文字。

孙小宁 著  
三联书店 2013 年 6 月

《纠正》



乔纳森·弗兰岑用一桩婚姻、一个家族涌动的意识,以及一整个文明——我们的文明,写就了一部惊人的小说。滑稽中有着深深的伤痛,情怀博大而又毫不留情,《纠正》是伟大小说所能给予的深而广的愉悦明证。

[美] 乔纳森·弗兰岑 著  
朱建迅 李晓芳 译  
译林出版社 2013 年 6 月